

臺博館南門園區古蹟修復 及展示的回顧與檢討(上篇)

A Review Report on Historical Renovation and Exhibition Projects in Nanmen Park of NTM (I).

鄧佳鈴¹ 國立歷史博物館

Teng, Chia-Ling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壹、前言

2011年春節期間，眾所矚目的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以其沉穩的單面山建築造型，低調地融入烏石港區地景內開幕；同年年底，位於臺南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營造一座植根過去、展望未來，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屬於全體臺灣人的歷史博物館」為使命開幕。2014年基隆八斗子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獲得美國紐約建築師協會都市設計榮譽獎開幕。這些擁有明確組織宗旨、獨特建築造型與優質展示服務設施的博物館，從筆路藍縷的籌備處時期一路辛苦走來，最終陸續向國人展示成果；這多年辛苦努力的結果，不但振奮了博物館界的從業人員、增加了國家博物館文化事業的內涵，亦提供民眾參與文化教育的重要場域。

與此同時，國內許多資深的博物館，則因長年建築老舊、空間不足及定位模糊化等共同性問題，紛紛展開各種改造博物館軟、硬體設施的行動；有的利用原有館舍進行擴改建、有的積極尋找新的基地擴建新館、有的整合城市內幾個閒置不用的文化資產，再利用為新的博物館空間。國立臺灣博物館(下稱「臺博館」)啟動的「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即屬於第三類。

位於二二八公園內的臺博館，由於用地問題並不適合於本館周邊進行擴建，多年來存在著業務空間不足的問題；故自2005年起，在時空環境許可下，綜合了各方資源與協助開始啟動「臺灣博物館系統計

畫」，整合館前路頂的臺博館本館、襄陽路上的「臺北市定古蹟勸業銀行舊廈」(修復後稱國立臺灣博物館土銀展示館)、南昌路上的「國定古蹟總督府專賣局南門工場」(修復後稱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及延平北路上的「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暫定修復後稱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等四個古蹟房地，重新梳理其歷史與空間特性並整修再利用為以臺灣文化為架構又各自具備主體性的博物館展示服務空間。

臺博館南門園區(下稱「南門園區」)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自2006年起歷經8年的籌備期，啟動近30個專案，集結近40個專業團隊，終於在2013年11月30日開幕，迎來第一批參觀民眾。南門園區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一號，以古蹟修復再利用的方法，將現存國定古蹟總督府專賣局南門工場的房地改造為博物館園區。占地約計1625坪，既有古蹟建物樓地板面積約700坪、新建建物樓地板面積約1054坪；包括展示服務空間約500坪、典藏研究空間約830坪、餐飲商店空間115坪及戶外展示休憩區1169坪。並因其作為臺灣專賣產業重要生產基地的歷史，本次再利用規劃時將園區展示主題設定為臺灣產業史，開館展覽則為「古蹟修復常設展」、「樟腦產業常設展」、「臺灣新農特展」及「南門童話特展」等。

南門園區開幕至今已有一年光陰，許多參觀民眾對於臺博館在這個園區投注的努力及現在的展覽

呈現均給予不錯的評價。在數個開館展覽中，「古蹟修復常設展」相較於其他擁有固定展廳及定時導覽的展覽，顯得較為低調不顯眼，許多參觀民眾甚至將之與「樟腦產業常設展」混淆。該展因空間因素致使散落各地，使其在展示主題及方法上無法聚焦。然因其展覽目的除在於呈現古蹟建物特色外，更想顯現博物館與各專業團隊在數年籌備期間包括古蹟調查研究、建築規劃設計及營建施工之意念與用心，對博物館建置上有著極重大的意義。現為補足展覽無法呈現之缺憾，特透過本專文予以記錄與檢討。

貳、南門園區簡史

臺灣總督府於1897年與1899年陸續啟動鴉片與樟腦專賣用以擴充國家財政，並隨之興建、合併與擴充各式廠房。於是，南門工場於1899年起建，佔地17000多坪，為國內製造、試驗鴉片與樟腦等兩大專賣品的重要生產基地。

樟腦是製造賽璐珞和火藥的原料，也能生產電影軟片、防腐劑、香料及醫藥品。於1920年到1928年間，臺灣天然樟腦的輸出量佔世界需求的46%，堪稱世界之首。1925年以前，樟腦和鴉片專賣的營收佔臺灣總督府全年收入的一成到三成以上，是重要的收入來源。直至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南門工場之專賣製品收入仍為國家重要財政收入來源。然面對人造樟腦與石化工業發展，天然樟腦製品逐漸喪失優勢，故至1967年國家結束樟腦專賣，南門工場遂停工關廠。

南門工場關廠後，於1974年起陸續分割處分廠區土地，東側歸中央銀行、北側歸財政部、南側則歸臺開信託等單位興建大樓。現僅存之樟腦倉庫(現稱紅樓展示館)、物品倉庫(現稱小白宮展演廳)、四百石貯水槽及一段工廠紅磚圍牆，因由財政部與公賣局繼續作為辦公空間使用而倖免於拆除改建；南門工場面積縮減至今日規模，與全盛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原有興盛繁榮的工廠歷史樣貌亦不復存在。



圖1 小白宮舊屋架落架修補(2011.03.016鄧佳鈴攝)

南門工場見證了臺灣本土產業最輝煌的一頁後退役沈寂多年，於1998年受內政部公告為國定古蹟，並於2006年移撥予國立臺灣博物館，自此歷經八個年頭的籌備，從文物列冊清整、古蹟調查研究、展示與營運計畫擬定、古蹟緊急搶救工程、結構解體與安全調查、修復再利用規劃設計及施工、新建行政大樓工程、室內裝修及展示工程、景觀及公共藝術設置等階段，園區建築物逐步回復些許昔日之風華並得以納入新型機能，以產業史博物館園區的姿態重現世人眼前。

參、古蹟修復常設展廳的選擇

南門園區基地面積為1625坪，既有建物(紅樓、小白宮)樓地板面積700坪，在尊重古蹟原有樣貌與空間形式的前提下，再利用之空間與形式受到限制。故於規劃階段研提將博物館環境控制之機房空間與新建行政大樓進行共構，方才能最大規模地保留古蹟內部空間供博物館展示服務、文創行銷及餐飲商店等機能使用。

然如何於700坪的空間內合理規劃配置各項博物館核心機能，一直為臺博館規劃團隊內來回討論修正之課題。例如，在規劃前期，小白宮的空間曾經一度討論作為餐飲及賣店空間，故規劃建築師在小白宮的西側地坪預埋給排水管，但於土建工

程初步完成後，在評估原預設於行政大樓一樓的會議廳因裝設空調管線之故而降低空間高度、無法滿足會議廳需求，遂將會議展演功能改至小白宮內。經多方考量，園區的各空間機能於修復及新建工程即將完工而室內裝修工程即將發包規劃設計前，再次評估空間特性、博物館需求及動線完整性後才完全底定：紅樓作為主要接待、展示服務空間；荷造場作為入口休憩及委外餐飲商店空間；小白宮作為多功能展演空間；行政大樓一樓西側三分之二區域則作為親子展覽、公共服務與行政會議之用。

在展覽空間的配置上，因為能夠作為展覽使用之完整空間僅剩紅樓一樓北側、紅樓二樓及行政大樓西側小展間，經策展團隊討論，紅樓一樓北側辦理紀念南門工場歷史與樟腦產業的常設展廳、紅樓二樓作為臺灣產業史的特展廳、行政大樓小展廳則做為以親子互動為主的特展活動空間。

然而，過去八年南門工場規劃與修復團隊對於所執行的工作有著極高的參與感與榮譽感，卻沒有展廳可以做為訴說這些精神與故事的載體，十分可惜。規劃與施工團隊成員由於對古蹟的尊重，曾於意外發現隱蔽處的新構造時，自主性停工、通知建築師與館方研商處理方式；也自覺地討論選擇可供後續展示的工法與材料；協助博物館搬運保存原本

可能拆除運棄的古蹟構件進行造冊清理；積極進行匠師與施工者訪談，保存修復過程中關於人的記憶；理解博物館對文化資產的重視而配合進行新發現物的調查研究。團隊成員對於園區的愛護，並非僅僅只視為餬口的工作，這樣的精神足以作為園區未來百年永續經營的第一盆養分。

最後，策展團隊決定拋除一定要以一個固定展覽廳間的執念，而以「古蹟本體就是最大展品」與「現地展示」等兩個概念，將古蹟修復常設展化整為零，納入室內裝修及景觀規劃案中，要求再利用規劃團隊在整體裝修設計中充分考量古蹟風貌，並將古蹟修復過程中保留之遺構、材料、工法與現地展示點因地制宜地融入各空間之裝修中。於是，古蹟修復常設展(下稱「本展」)得以一改無展廳的窘境，反而成為園區內擁有最大展廳的一檔展覽。

肆、構想、修復與展示

除一般對於展示之消防與公共安全的要求外，本展希望能以吸引民眾直接親近古蹟，故最大程度地保留古蹟風貌、不做大面裝修假牆遮蔽古蹟牆面與構造、不對古蹟進行不可逆性的施工作為，故展示呈現皆以因結構補強形成的牆面作為背板。

八年的籌備期中，能夠訴說與分享的經驗及故事很多，如何在侷促的空間與時間中說最多的故事，

成為策展團隊最為頭痛的課題，最後策展團隊擇定開館展示以「臺灣博物館系統與南門園區古蹟」、「舊有材料的再利用」、「修復過程中的新發現」、「匠師的貢獻」及「現地展示」為五大主題。

在「臺灣博物館系統與南門園區古蹟」主題下，述說臺博館整合臺北城周邊四個閒置古蹟空間作為博物館展示服務空間的歷程，以及四座古蹟的性質與定位，讓民眾了解本次修復之意義不僅在於修復一座百年前的建物，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百年博物館單位如何利用既有建築創新博物館空間。在「舊有材料的再利用」方面，以小白宮於1902年利用拆除臺北城牆所得的唎哩岸石建成外牆，到本次古蹟修復過程大量應用舊有木材、磚材及瓦材做為修復材料，說明舊材再利用與古蹟建物生命循環路徑。在「修復過程中的新發現」主題下，說明包括紅樓的貨梯機坑、人字形紅磚地坪及小白宮檜木防水層等，因後期裝修包覆而無法察覺再於修復階段意外被發現，說明修復團隊對古蹟保存的敏銳度及靈活彈性的因應措施。在「匠師的貢獻」中，希望讓民眾能夠了解修復的實現全然有賴現場各種不同工種的匠師、師傅、點工與工程師，若不是這些人在跳蚤、鼠蟻、髒污與豔陽下，奉獻自己的經驗、技術與寶貴的青春，所有的理論與願景將只是紙上談兵，本園區更不可能在尊重過去的前提下再生。在「現地展示」部分，

則帶領民眾進入各個不同的古蹟修復現場，了解古蹟原貌、修復工法及再利用考量。

本展可以空間區分為「紅樓展區」、「小白宮展區」、「行政大樓展區」及「戶外展區」等四區，以下將沿著各展區之動線，說明建物歷史、修復過程以及展示內容：

一、紅樓展區

1. 建築展示

自1915年建成後，歷經百年使用的紅樓，在外觀上已與原貌有諸多不同，故本次修復工作比對留存不多的原始建築圖面與文獻，對於復原程度多有討論與抉擇，最後在結構安全、可保留見證建物使用歷史及可再利用等前提下，保留部分增改建空間與材料。

(1) 南昌路側

修復期間，修復團隊有許多機會接收到來來往往的民眾對於本園區開幕的期待，亦不乏熱心的民眾表示過去到南昌路上的公賣局門市來搶購煙酒的經驗，甚至修復工班中就有師傅的父執輩做為南門樟腦產業鏈的一員。位於南昌路上的紅樓，長期作為南門工場的入口建築，無論於任何時期，均已深植於臺北人的生命記憶中。

1970年代，公賣局於紅樓南昌路面的南側新設一座大門及兩樞鐵窗，內部作為洋菸酒販賣門市，外

部開口周邊貼覆當時既流行又物美價廉的馬賽克磁磚，電信公司於大門口旁設置投幣式公用電話，公路局在此設置「公賣局」站。絡繹不絕購買菸酒、等公車、打電話的人潮及叫賣的攤販，使得南昌路紅樓外的街景熱鬧非凡。

規劃團隊曾討論是否彌封上述公賣局新作開口、恢復早期立面樣式，但基於尊重古蹟各時期使用史與國民記憶的立場，最後決定予以保留，僅針對立面材料壞損部分予以修補，如大門旁的馬賽克面磚，推估原始應為綠色，經多年使用，表面顏色多已褪去，留下土黃色的底色，並有少量的破損掉落，本次修復要求營造團隊尋找相近的磁磚進行單點式的修補。此外，過去為了處理紅磚牆面漏水而於紅樓一樓以下區域大面積塗佈紅色油漆，本次修復予以剝漆清理，然而紅色油漆剝除不易，在保護紅磚釉面的前提下，團隊試用了兩種不同的剝漆藥劑並進行長達兩天的剝漆試作後，才終於順利完成去除惱人紅漆的實驗；另紅樓經多年的使用，天溝與落水管阻塞漏水嚴重並經各時期修補，至本次修復時已經有許多不同規格的落水頭、落水管同時並存，本次修復統一落水頭形式並且將各式PVC落水管恢復成銅製，當新銅管安裝後，其閃亮程度與紅磚立面格格不入，但在銅面與空氣形成氧化作用後，終於融合於紅磚立面上而不顯突兀。



圖2 紅樓南昌路側修復前照片，可看到一樓外牆塗佈紅漆、木窗壞損及植物附生等情形，為南門工場圍牆(2009.02.27鄧佳鈴攝)



圖3 紅樓一樓外牆剝漆試作失敗(2009.12.04鄧佳鈴攝)

在牆面附生植物清除方面，由於鳥類帶來的榕果附生，長年的植物根系造成室內漏水嚴重且結構堪慮，本次修復，營造師傅先以藥劑乾枯附生植物、拿除部分紅磚後清除，清除之根系有長達三米、粗達直徑十公分的情形。

本次展示除可觀察上述立面材質的修復成果外，並保留投幣式電話基座及舊行政區名稱的門牌，刻意保留的舊有構件，營造觀眾時空錯置的感覺，並強調建物使用的演變歷史。景觀設計時，景觀規劃師配合紅樓立面的飾帶形式設計新的人行步道鋪面，使得整個南昌路立面更富趣味性。

(2)東側與南側(靠園區庭院側)

比照紅樓原始設計圖面得知，紅樓東側「荷造場」最初是由一排九支鑄鐵柱及左右兩道紅磚擁牆支撐棚架而產生的半戶外工作區域，但在臺博館接收時，已由公賣局沿著棚架四周築起外牆並加以隔間、改建成室內辦公空間，並於紅樓南側增建堆瓶室與廁所。本次修復主要考量古蹟原始風貌，將後

期增改建牆面與隔間予以拆除，恢復荷造場原始全面通透形式；接著在空調及再利用之考量下，在北側三分之二區域，以大面落地玻璃外牆的方式隔間，使得視覺能保持通透性，卻不影響再利用機能。

本次工程原設定將紅樓及荷造場地坪替換為花崗石，但在拆除水泥地坪時，意外發現比預期面積更大且保存良好的人字形清水磚面，故予以變更設計保留。然人字形紅磚地坪歷經百年的踩踏與重複裝修，已多處呈現沉陷或脫落的狀態，其平整度與未來參觀民眾行走安全之間的平衡一度受到討論：如何抽換最少的磚面來保持最佳的動線安全呢？最後，在最大程度保留古蹟原樣的考量下，請營造師傅改以人工方式剝除水泥表面材，並由泥作匠師以拆除後期增建隔間所得的舊磚混合新磚抽換修補已壞損磚材，在與工場軌道等異材質接觸部分或塌陷較為嚴重區域，請匠師予以抽換整平並在出入口動線處加設斜坡。而荷造場現存臺車輕便軌道之舊有軌道鐵件予以清理保留，已遺失軌道部分則以不銹鋼軌



圖4 修復前夕的公賣局洋菸酒門市，現為紅樓1樓服務大廳(2009.03.05鄧佳鈴攝)

條與燈箱方式予以重製。由於規劃初期，荷造場曾被列為餐飲賣店的可能地點之一，故建築師規畫利用壞損之地磚路徑埋設排水管，使後期賣店裝修時不須破壞已修復之紅磚地坪。由於面積不大又屬零星抽換，施作起來非常不便。我們希望觀眾在行走人字形紅磚上，除可感受到建築歷經風霜而長成的溫潤外，亦可由新舊磚的混和分佈間體會修復的用心。

在牆面修復部分，由於早期之灰泥粉刷、洗石子飾帶及裝修皆遭破壞且以水泥油漆等取代，本次修復時，恢復飾帶、基礎與牛腿等裝飾，並且以人工方式剝除牆面水泥粉刷、恢復紅磚表面。由於水泥粉刷與紅磚面之黏合性非常高，營造團隊甚至出動土木系暑期工讀生配合匠師的帶領，以人工的方式進行敲除。敲除水泥砂漿難免傷及紅磚釉面，加上細小之砂漿難以去除，故剛完成修復之牆面與一旁舊牆面的顏色形成不小色差，但此顏色差異已隨著時間逐漸趨於一致。

紅樓東側立面原有四組鑄鐵雙開大門，但於臺博館接收時，僅保留北側兩座，本次修復予以剝漆除鏽後再塗佈防銹底漆及鐵灰色面漆。規劃團隊曾經考量後續再利用時是否能將此大門開啟以呈現台車軌道由室外進入室內之全貌，後因配合室內展示之空調與動線考量暫以閉合處理。

(3)北側(靠財政部側)

外牆修復方式如其他側向之外牆，然公賣局時期於本側加設一座一樓通往二樓及頂樓之不銹鋼梯，並拆改二樓窗台及屋頂女兒牆，本次修復考量公共安全，將本鋼梯予以拆除並恢復原有牆面構造。這個曾經使用的痕跡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只留存於舊照片及人們記憶中：還記得某個夏日的傍晚，和團隊成員們分坐在鋼梯上摘採芒果的情形，我們也曾想著多年前的工場員工是否也和我們一樣坐在這裡吃著芒果享受工作後的清閒呢？

(4)屋頂

由建築原圖得知，紅樓原有屋頂為雙斜杉木屋架(以東側斜面較大)，頂部鋪設鍍鋅鐵皮，但因年久失修損壞，此屋頂於1970年被拆除，改將二樓原有RC頂板作為屋頂使用，並以油毛氈及隔熱磚施作防水。然至本次規劃初期，該屋頂板因植物附生等因素，每當雨天行走於室內，有雨水滲漏如同小型瀑布的情形，故2007年博物館曾針對屋頂進行緊急搶救工程，防止因等候規劃期間造成室內及結構繼續壞損。本次修復針對原室內樓板進行裂縫修補及碳纖維補強，並於二樓頂樓復建鍍鋅鋼板底及鋅鋁板面之雙斜屋頂(為將多數雨水導向南昌路側，故以西側斜面較大)。文化資產專家由壞損狀況研判若要完全補強二樓頂板結構，則無異拆除重建，故最後以碳纖維



圖5 荷造場甘蔗板屋面及隔間拆除後，露出原始鑄鐵柱及桁架結構 (2010.05.22鄧佳鈴攝)

強方式維護參觀民眾安全，再鑒於載重安全考量，將屋頂層設定為承擔防水及隔熱功能的非公眾使用空間。

在荷造場棚架天花部分，原甘蔗板屋面因雨水滲漏壞損嚴重、屋架亦多有鏽損，於本次修復時，保留原有L型角鐵桁架、增設C型不銹鋼桁條，並以與紅樓屋頂相同型式之鍍鋅鋼板底及鋅鋁板面屋頂予以重建。

2. 室內展區

有鑑於提供較為全面及結構性的說明，本展利用室內結構補強後產生之新牆面進行架構性的圖文說明；在紅樓一樓服務大廳舊木拼貼牆面兩旁，介紹「臺灣博物館系統與古蹟建築」、「南門工場生命史與修復始末」及「修復過程的意外發現」等三個主題；在服務台對向則說明「樟腦倉庫的建造史與建築特色」、「樟腦倉庫之修復與再利用」、「修復建築師的手稿與紀錄」、「匠師的貢獻」等四個主題。

作為本展覽的序展區，有必要強調本園區修復的起始意義，故在「臺灣博物館系統與古蹟建築」主題中，以圖文方式說明本園區修復再利用的契機為「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的啟動，以及如何整合修復臺北城周邊四座各具特色的古蹟，再利用為具備不同定位的博物館展示服務空間；並說明透過古蹟修復，博物館從事的研究、典藏與保存工作，由文物擴大

到空間的層面，古蹟本身成為大型展示品，更讓都市中一度沉寂的歷史空間展現永續的新生命。

在「南門工場生命史與修復始末」單元中，說明南門工場過去在專賣產業上、國家財政上、行政上及空間使用等方面的演變過程，並且試圖說明歷時八年的修復再利用過程，其實涉及了建築設計、結構、機電設備、古蹟保存、考古、傳統工藝、歷史、工程和展示規劃等等許多不同的專業領域，這些紛雜的專業有賴規劃單位的整合，才能使得不同角色的參與者能夠通力合作，而數十年來埋藏的建築原貌和地底下的遺構終於得以再次展現於世人眼前。

在「修復過程的意外發現」主題中，說明數個被後期裝修或增改建所隱蔽、在調查研究及規劃階段未發現，而在本次修復工程中意外發現並予以變更設計保存維護的古蹟遺構。例如，2009年進行紅樓一樓地板解體工程時，意外發現的升降貨梯機坑遺構：該日上午營造廠商於進行地坪解體時發現兩座包有鐵柱的混凝土基礎，營造師傅直覺「怪怪的」，趕緊停止施工並通知現場監造單位後，改以人工敲除的方式陸續挖掘紅磚坑道及緩衝彈簧等構件，並於北側對稱區域亦發現一座相同遺構；博物館於當日下午集結文化資產專家比對專賣局檔案進行鑑定，並發現二樓樓版留有修補痕跡，其周圍大樑亦有切削情形，判斷為1916年設置之無車廂升降貨梯；另並由



圖6 整修前夕的紅樓室內情形(2009.01·鄧佳鈴攝)



圖7 紅樓1樓服務大廳升降梯機坑發掘情形(2009.05.07鄧佳鈴攝)

機坑前方由外連結至內的台車軌道遺構佐證，南門工場的貨物藉由台車軌道運送至紅樓一樓，再透過升降梯送至二樓存放的歷史軌跡。

在「樟腦倉庫建造史與建築特色」單元中，說明紅樓於1914至1915年間的興建過程、造價及設計與營造者，並分析各空間的建築裝飾風格、外牆、樓板及基礎結構的構造。

在「樟腦倉庫之修復與再利用」主題中，由修復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結構補強項目說起，帶出規劃團隊如何在不破壞原始建築空間美感與完整性的前提之下，隱藏設置現代環境控制設備的用心。值得一提的是，每支在場外加工完成的巨大鋼骨如何運進紅樓內進行組裝，著實讓營造團隊傷透了腦筋，最初提出的可能性是利用屋頂板的開口運入，但考量開口寬度與樓層高度不利鋼骨迴旋而作罷，後來營造團隊決定由紅樓南側窗口運入鋼骨；又為避免破壞窗台開口及牆面，營造團隊設計了臨時性的滑輪軌道，當廣場上的吊車將鋼骨吊近窗口邊，讓師傅們調整鋼骨角度後，藉由軌道滑入室內，最終解決了這個難題。

紅樓藉由鋼骨樑柱來補強結構曾經遭致批評，主要原因是由於視覺規模太過強大，甚至有人以「無敵鐵金剛」來形容。然分析現代結構技師對於興建於百年前的建築物之原有結構能力皆是沒有把握

的，甚至預設為無結構能力，但在無法拆除重建的前提下，在結構設計上就需較強的補強構件支撐，故而遭致批評，然紅樓的結構補強在建築師的整合下盡可能於安全的前提下減量，其後更在裝修完成後，因消除了鋼骨在古蹟空間中的違和感，而逐漸讓人接受。

在「修復建築師的手稿與紀錄」主題中，說明規劃建築師與團隊每日撰寫工地日誌以紀錄工地發生的大小事件，數年累積多達六大冊。本次修復建築師以每日親自駐守方式辦理本案，於工地日誌內載有工地重要的施工要徑、工序和時程，且留下珍貴的建築設計草稿、細部大樣簡圖、工程速寫、遺構測繪圖等手繪資料，這些都是監造單位維持施工品質重要的檔案紀錄。在手稿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建築師在修復過程中的思考歷程：由於古蹟修復工程在施工期間常遇到不可預期的事件，建築結構的破壞情況於前期規劃設計階段無法精確預期，且設計圖檔年久遺漏，多已不可考，許多建築物埋藏的細節乃隨著施工的進展而出土。修復團隊須隨著修復過程中陸續發現的建築遺構、設備殘跡，做出適當的回應，因而屢屢面臨停工、變更設計等挑戰。例如過程中欲判斷樓板混凝土破壞程度，必須先將粉刷層敲除，結構裸露後才能評估並採取適當的結構補強因應方案；欲了解小白



圖8 紅樓補強鋼骨組立完成，被譏為「無敵鐵金剛」(2010.05.12鄧佳鈴攝)

宮屋架結構腐朽的程度，必須要將屋瓦與屋架拆卸下來，才能詳實了解每根構件的實際破壞程度，並逐一判斷修補方法。

設置「匠師的貢獻」主題，是為了反映策展團隊認為園區建置過程最重要的人物其實是現場的許多點工、工班、工程師、主任及匠師們，若不是這些人在跳蚤、鼠蟻、髒污、豔陽與危險下，奉獻自己的經驗、技術與寶貴的青春，所有的理論與願景將只是紙上談兵，本園區更不可能有再生的此刻。

館方十分重視這批永遠無名的英雄所提供的專業，思考著可以透過怎樣的過程讓他們了解自己的重要性及「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故曾於土建工程初期，邀請營造廠同仁利用夜間休息時間至臺博館本館參觀。在經營造主任調配下，師傅們提早結束下午的工作、輪流梳洗後並換上整齊服裝，開心略帶緊張地進入博物館，許多人表示第一次參觀博物館；在館方介紹土銀展示館修復案例並感謝所有工班的貢獻後，修復團隊同仁對於工作除了視為日復一日的辛勞與無聊之外，似乎有點明白自身的存在，其實

對於國家文化有著極大的重要性而需予以尊重。

本展區著重古蹟修復的匠師體系，包含泥作匠師、大木作匠師、細木作匠師及瓦作匠師。利用互動遊戲的方式，讓參觀民眾更能了解各式匠師在修復時的工作內容。另由於結構補強項目為古蹟修復之關鍵，故於互動遊戲中增加結構師傅的工作內容，讓參觀民眾更為了解修復工種體系。

另在建築構件的展示方面，以服務台前方「小白宮屋架模型」展示，這組模型是大木匠師們在修復過程中研究屋架結構用的工具。木工匠師們在修復過程中借宿於工地現場，休息時間利用舊木料敲敲打打、製作擺弄模型，為隔天的工作做準備。此屋架模型原本規模很小，在與匠師討論構造工法時，鼓勵匠師保留模型並增加各層構造，可做為展示教育之用。由本模型我們除了可以看到屋架之一角，也可以看到過去屋面板及防水層的逐層形式，包括本次修復過程發現的檜木防水片，雖本次修復已改用防水毯，仍可透過實物的展示，讓民眾了解工法與材料上的演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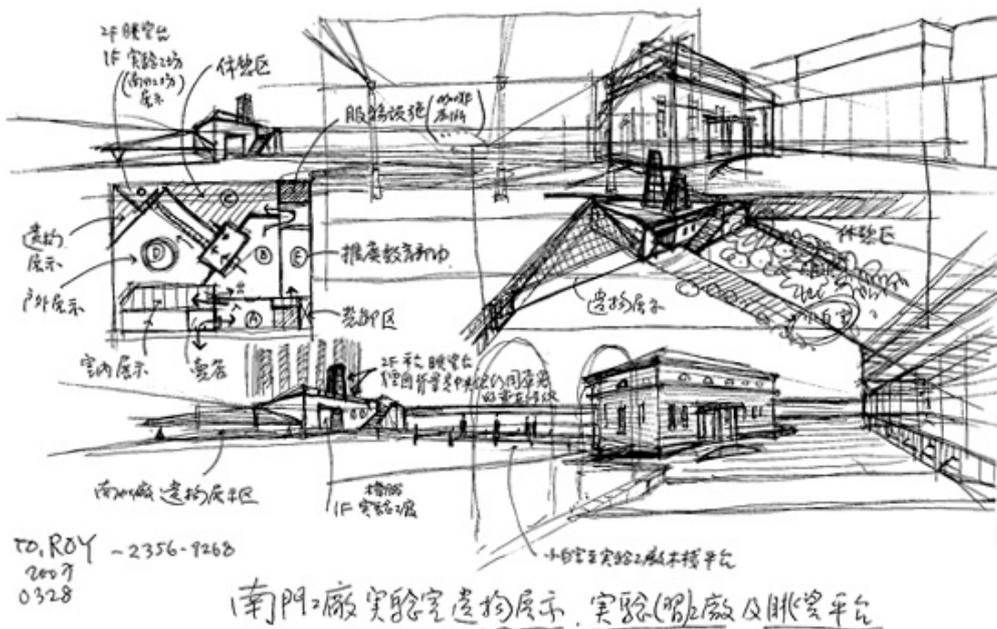


圖9 詹益忠建築師手繪圖(詹益忠建築師提供)

3. 現地展示

在紅樓展區還能夠於幾個現地展示點觀察本次修復的軌跡，包括「電梯機坑」、「木窗修復」、「碳纖補強」、「台車軌道」、「人字形紅磚地坪」、「南門工場紅磚圍牆異地重組」等。當行走在紅樓內，總會聞到淡淡的檜木香，此一香味來自紅樓木窗，該窗扇木料採用鐵道部保存拆除房舍的舊檜木來製作，但其窗框與線板則是使用杉木新材，為何會有此差異呢？其實是來自一連串美麗的意外：由於木窗受損嚴重已無部份修補之可能，故採取全數使用新木料仿作，由於博物館因重視舊建材再利用而保存有一批舊建材，於是筆者於修復前夕詢問營造團隊是否能採用保存於鐵道部的舊檜木料，當時的第一批細木作匠師表示因舊木料來自許多不同的建築部位，有許多榫頭與加工的部份必須予以裁除拼接，且大量的鐵釘在清除上十分不易，除增加加工時外，一不小心就容易造成機台壞損及人員受傷，故仍堅持依圖採用新訂杉木製作窗台及窗框；不久後營造團隊因故更

換第二批細木作匠師，筆者再度嘗試說服匠師，最終得到匠師同意，採用保存舊木料；緊接於其後修復的小白宮木窗，則亦跟進使用檜木舊料。

「碳纖補強」的現地展示點位於紅樓二樓南側展間天花板，由於碳纖補強後將再以白灰粉刷覆蓋，故修復團隊選擇保留此處展示碳纖補強的分層工法，參觀者可以從逐層不同的材質與顏色觀察EPOXY裂縫灌注、底膠塗佈、碳纖布貼附、面膠塗佈、七厘石粉刷到白灰粉刷等不同步驟工法。

參觀民眾還可在荷造場北側擁牆外觀「南門工場紅磚圍牆異地重組」展示；這道圍牆本來留存在南昌路入口、紅樓旁，在日治時期南門工場的四周設有紅磚圍牆，這些圍牆在停工廢廠後陸續拆除，至臺博館接收本園區時，僅剩這最後一道圍牆。本次修復工程因考量將園區最大程度地向民眾開放，故規劃將本段圍牆異地重組於園區北側。(上篇完) 

1 本文作者自2009年至2014年任職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主辦臺博館南門園區建置計畫，亦為本展策展人。現任職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



圖10 南門工場圍牆異地重組情形(2009.07.14鄧佳鈴攝)